

女特務

川島芳子



朱子家 著



# C1 女特務川島芳子

黃勁挺治印

朱子家 著

川島芳子，她是中國人，也是日本人，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非常活躍，間諜與軍人的身份，豪闊與浪漫的作風，交織成爲一個婦孺皆知的神秘性人物。她有過無比奢華的享受，有過無比顯赫的權勢。她以美色爲武器，每晚在男人懷抱裡使出渾身解數，每天在戰亂的世界中施展陰謀手段。

本書描寫川島芳子一生的豐功與霸跡，兼談清宮秘聞及軍閥亂世的故事，敘述娓娓動人，是上好的寫實小說，也是近代史的參考資料。

朱子家著

女特務川島芳子

東府出版社  
印行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765號

# 女特務川島芳子

著者：朱子家

校對：潘正玉

出版者：東府出版社

台北市北安路六〇八巷二弄六之一號  
郵政劃撥：一〇四七二六號

發行人：花敬露

發行所：東府出版社

台北市北安路六〇八巷二弄六之一號  
電話：五六三二七三四

印刷者：優文印刷廠

台北市興寧街二十四號之九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廿五月初版

定價40元  
(如破損或裝釘錯誤請寄回調換)



## 女特務川島芳子

民國肇造後，前清肅親王遁跡東北，與日本多所往來，念念於如何借外力以恢復清室，甚至爲達目的，不惜以他的愛女給一個日本的犧牲品。

川島芳子有美貌，又有野心；她是中國人，又是日本人。在戰亂時期墮入特務陷阱，開始了間諜生涯。川島芳子在抗戰時期是一個太活躍的女人，她的美麗曾顛倒不少男人，包括日本戰時首相以至許多無名小人物。她玩弄男人以期達到她的某種希望。她一生充滿著神秘性，憑她的機智與魅力，曾經從一個學生，一個舞女，而成爲一個「司令」。

抗戰勝利後，她被捕判處死刑，執行槍決。但是有許多傳說指出當時被槍決的是另一個替身，竟連她的死也有著無比的神秘。

# 目次

楔子

一、何不幸而生帝王家

一

二、八國聯軍之役的肅親王

二

三、革命前夕徬徨的心情

三

四、國破家何在・長嘯返遼東

四

五、遺臣無故國・孽子有孤憤

五

六、曇花一現的善耆復清運動

六

七、侘傺憂傷中病逝旅順

七

八、金枝玉葉幻作野草閒花

八

九、倒臥香閨血泊之中

九

十、不再是女人也不再受欺侮

十

- 十一、倉卒中決定旅順婚禮 八九
- 十二、結束了三年的夫妻生活 九七
- 十三、醋海興波中的犧牲者 一〇五
- 十四、墮入特務陷阱的開始 一二三
- 十五、「九一八」前後日滿局勢 一二三
- 十六、如此這般的抗日英雄 一二九
- 十七、馬占山降日抗日經過 一三七
- 十八、在黃埔灘頭大顯身手 一四三
- 十九、一個女人造成一個英雄 一五三
- 二十、替丈夫再娶一個妻子 一六一
- 廿一、由女間諜成為軍司令 一六九
- 廿二、惆悵前塵・舊歡如夢 一七七
- 廿三、血污狼藉中的神秘女屍 一八五

## 楔 子

一九六〇年的初秋，我寫的一本有關史料的著作，日譯本行將出版，事前想先有些安排，我飛往了東京。

與各方面一接觸，就多了許多應酬。九月十六日，亞東工商會長千葉三郎，邀請我在國會議堂演講。我已經是十分厭惡政治的人，而指定的講題，却偏偏是脫不了政治意味的「中國問題」。東京九月的天氣，還是非常炎熱，國會議堂沒有調節空氣的設備，而且連風扇也不多，爲了避免市聲的喧擾，更把臨街的窗也全部關上了。我穿着整套的西服，站立了將近二小時，在頭腦昏沉中，勉強完畢了一場演講，已經是汗透重衣。前日本駐華大使方澤謙吉起立作了過份的推重之辭後，我鬆了一口氣，以爲可以敷衍過一次的演講會了。不料接着却又是一個座談會。許多蒞會的聽衆，提出種種式的問題，要求解答。日本人是以前奇的心理來發問，幾位僑胞則以關心到自己國家的命運，以及仍然留在故鄉的親友的遭遇而希望能獲悉真相。儘管是問道於盲，我不能不就我主觀的

意見分別詳加答覆。

在發問的許多人中間，有一位操着純正的北京話，黑蒼蒼的臉，六十左右的年紀，問題提得特別多，而且問得又具體中肯。我不認識他是誰，其實也沒有引起我對他的特別注意。

座談會終於結束了，我正要向主席告辭，這一位發問特別多的人，忽然走上前來，授給了我一張名片，上面是金鼎志三字，附着他辦事的地址和電話。當我們在握手的時候，他率直地對我說：「今天你的講辭，很引起了我的興趣，我相信你講的是老實話，而不是空洞的辭令。千里萍飄，無端識荆，由於敬佩，希望今後能與你成爲一個朋友。我在東京前後三十多年了，你在客中有什麼困難的問題發生，我自信十之八九可以爲你效勞。」他能對一個素昧平生者說出這樣的話，無疑使我滋生着一份驚喜，也增添着一份慚愧。

當他走開以後，那天爲我任翻譯的夏文運兄偷偷地對我說：「那位是前清肅親王的公子，又是戰時有名的川島芳子的胞兄。對日本，他確是太熟悉了，這朋友倒是值得一交的。」這幾句短短的介紹辭，使我向他再投以一瞥，而他却没有離去，還是立在門口若有所待。

在華氏九十度的氣溫下演講，我感到有些疲累，匆匆地向那天的主席矢崎堪十握手告辭，想回到旅館去休息，因為當晚還得赴一位朋友的宴會。當我行近會場門口的時候，他過來再度向我招呼，詢問我寄寓的逆旅，並且表示願意伴送我回去。我不便辭謝他的好意，他與其他幾位僑領一直送到我寄寓的第一旅館，又傾談了一陣，方始告別。

在以後幾天，他繼續來看了我好幾次，虛心地與我談論到中國的現狀，以及今後如何自處之道。他對自己的國家有着特殊的關切，似乎求知慾也遠比別人為高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，日本外交協會又約我去丸の内演講，金鼎志先生事前知道了這個消息，似乎他嗜癡有癖，約定要與我同去。那天到會聽講的人，頗多是過去日本駐華外交界的前輩，總管我講的是卑之無甚高論，但不能不說，我有我的立場與我自己的看法，而為我翻譯的是一位日語比日本人還優秀的老友。當他在譯述的時候，我覺全場中懂中國話的日本聽衆，面上都露出了驚訝之色，因為我完全不懂日語，自然，一切我全沒有感到意外。當譯完了我全部講辭以後，突然金鼎志起立了，他講得很冗長，約略等於我演講的全部時間，我問為我翻譯的那位朋友：「他在說什麼？一他却乾脆地只答覆了我兩個字：「無聊！」我仍然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。

散會以後，好幾位來聽講的朋友告訴了我當時的經過：我講的與朋友翻譯的，有了

很大的出入，所有我比較露骨的話，被他刪節了，而有些則竟是與我的原意完全相反。人們對我說，據他們知道，他本來就有着與我相反的立場與相反的見解，也許那天的翻譯，還是他工作的一部份。後來金鼎志的發言，則是完全把我講辭的原意，重新再譯述一遍。此時纔使我恍然於爲什麼聽講的人會露出驚訝之色，而我對於金鼎志先生的優勁，不期而有着一份感佩。

從此，使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，覺得有優勁的人，既容易交往，而我對於太不熟悉的東京，環境既然那樣複雜，更需要有一個可靠的朋友能隨時當心我與指點我。現在，變爲我對他感到興趣了。

此外，儘管我與他是初交，而對他的父親前清肅親王善耆，因爲平時讀過清史的關係，他是我腦海中有過相當印象的人物。尤其當庚戌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事件時，肅親王方任民政部尚書，由於他對汪逆的嚙才開脫，雖然他有着羈縻示惠的其他作用，但汪逆的性命，終於在他一念之間而獲得了保全。尤在滿清政府時代，他與辦警察學校等實行過若干新政，被認爲是前清宗室中一個較爲開明的人。鼎革以後，他雖遯跡大連，却不惜與日方多所往來，他念念不忘於如何借外力以恢復清室，甚至爲了達成他的目的，不惜以他的愛女螟蛉給一個日本近乎浪人的川島浪速爲女，善耆的表現，顯得很固執，

以漢人的眼光來看，而且成爲民國的一個叛徒。他想做些什麼？他的心理狀態是如何？但民國以來，就很少再有關於他的記載，這是多年來我想知道的一段往事。

川島芳子在抗戰時期是一個太活躍的女人，她的美麗，曾顛倒過不少男人，包括日本戰時首相東條英機以至許多無名的小人物。她玩弄男人，以期達到她的某一種希望，她一生充滿着神秘性，日本人稱她爲「男裝的麗人」，憑她的機智與魅力，曾經從一個學生，一個舞女，而成爲一個顯赫一時的司令。一直在神秘中生活，不管是她浪漫的私生活，或者她所從事間諜、軍事等工作。至勝利以後，她被捕判處死刑，執行槍決，且經國民政府正式公佈。但是有許多事實指出當時被槍決的不是肅親王的親生女——川島芳子，而是另外一個無辜的替身，竟連她的死也有着無比的神秘。

爲什麼在戰亂時期總會有一個女人穿插在中間，讓歷史不顯得過份枯燥呢？隨便想一想，如滿清入關以前，吳三桂對陳圓圓的沖冠一怒爲紅顏始，奠定了滿清統治中國三百年的命運。洪楊時期洪秀全胞妹洪宣嬌的宣淫的穢史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期賽金花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擁臥金鑾殿的艷跡。川島芳子，該是滿清最後一個關係到政治的女性了。我聽過她當年種種令人驚愕的傳說，抗戰時期淪陷區報紙上不斷有金碧輝司令動態的報導。對這樣一個人間尤物，不問爲了想知道政治的內幕，或者僅僅爲了好奇，對她

，應該是會引起人們的注意，但是我不曾看見過她，所知道她的一切，過去也僅限於可靠性不大的傳說。

現在，我認識了肅親王的兒子，川島芳子的胞兄這樣一個人。我想從他的嘴裏能滿足我研究近代人文史的慾望。尤其，我近年來是以寫作爲生的人，我沒有興趣抄襲別人的作品，我也不敢向壁虛構，有關肅親王父女的題材，正是我所最企求的題材，在我與金鼎志一個月中的相聚，我常常與他談論一些他家庭的情形，他似乎並不願意重提傷心的往事，總設法避免不作深談。

在我的一間狹隘的旅室中，他每天來與我談到深夜。我用種種的理由打動了他，就我所知道有關肅親王善著與川島芳子的故事提出向他詢問，最初，他以沉默作答覆，有時以我所聽來太不經的傳說要求證實時，他忍不住失笑而以片段的事實來作爲反證，話匣子一開，在他口中，我知道了好多的事，譬如說：川島芳子爲什麼與易釵而弁驚世駭俗呢？以一個天潢貴胄，而且受過教育的女子，又爲什麼竟那樣地流於極端的浪漫！在她少女時代，她又爲什麼要一度自殺，她以怎樣的力量去獵取男子而供她利用！她最後的生死謎，又是如何！雖然他是她的長兄，他於惋惜與譴責中，最後却並不諱言她的內心與她的詭奇的事實。

他又取出了許多有關本文兩個主要人物的照片遺著等給我看，以幫助我對他先人的瞭解。日本雜誌中銷行最廣的「文藝春秋」的編輯薄井恭一，他對中國方面的文物，有着豐富與深刻的知識，有時他參加我們的談話，並且向日本帝國圖書館爲我搜集了許多有關的書籍，如肅親王的年譜等，他把全書逐頁攝影了交給我，使我有了完整的概念。在這次旅途中，我忽然像以搜集肅親王與川島芳子的資料成了主要的任務。

由於往事過於繁煩，在我的旅室中，談話往往爲別的訪客所打斷，而我室外又剛好是高架電車行經之處，車聲的喧鬧，更影響了我們的清談。爲了避囂，他提議同往川島芳子的兒時遨遊之地，以體驗她童年的生活。結果，以別事的牽纏，一直羈絆在東京。直到我與他認識了將近一個月之後，而且我已歸心如箭之時，時序已經轉入了初秋，雖然東京市內，餘炎未退，而一夕風雨，近郊的山區，却已薄寒中人，這正好已是世界聞名的紅葉季節了。

由於他的建議，去作一次觀賞，同時在清幽絕俗之區，可以暢談一下他骨肉的舊事。終於在十月十二日的清晨，我們擺脫了東京方面的一切酬酢，搭着車趕往名勝的日光去了。

四小時的火車，我們抵達了日光，由山脚下乘車盤旋而上，一路開山闢道，險峻而

曲折，但沿途有飛瀑，有湖泊，海拔數千呎的高山，愈上而氣候愈冷，已經儼然有深秋的寒意，滿山風光太旖旎了！沒有到達不勝寒的最高處，已經使我滌盡了塵襟。

我們投宿在山巔一家最好的南間旅館，由於薄井兄的事前介紹，在觀賞紅葉有人滿爲患的此時此地，還特別留給我們以幾間精緻的雅室，室內几明窗淨，纖塵不染，正面一排落地長窗，正面對着一泓湖水，滿山紅葉，完全映在眼前。山上靜得除了窗外輕微的淅淅瀝瀝雨聲以外，像置身在絕塵的世外。紅葉真是一個鉅觀，也是一個奇觀，漫山遍野，照得人眼花撩亂。好像滿山所有的樹葉都喝醉了醇酒似的，高高下下，淺淺深深，重重疊疊，密密層層，在一棵樹上，會有着許多不同的顏色，淺紅、深紅、淡紅、嬌紅、艷紅、淡紅，間雜着黃、赭、紫、綠，觀此初秋麗景，無愧大塊文章！凌亂中顯得和諧，絢爛中不失其自然之緻。我們憑窗痴望，一直到夜幕高張，夜色把這巧奪「人工」的麗景吞沒了，才遺憾地拉上了窗簾。

那一晚，我們對坐在榻榻米上，身上還半擁的毛氈，一燈相對，萬籟無聲，泡了一壺玉露名茶，話題完全集中在肅親王與川島芳子的生平經過，一直到晨曦透入，遊山的學生們已在高聲唱歌，才結束了我們的談話。這一夕，使我無意中得到了一個珍貴的資料。我願意再買餘勇，用我這一枝拙筆，描寫出這動亂時期蒼涼、神秘與淫穢的故事。

希望我無負於朋友爲我含淚低訴他先人往事的苦衷；也希望讀者能與我同樣會發生一些興趣。

在本書中，我將儘量求其真實，但如有與事實背謬之處，都是由於我記憶上的錯誤；或者是爲先前的傳說所迷亂之故。介紹過了我取得資料的經過，作爲全書的楔子，本文的開始，將以滿清入關後太宗長子武肅親王豪格的一段家庭織史先行登場。